

AN AMANDA ROBERTS MYSTERY
WAGES OF S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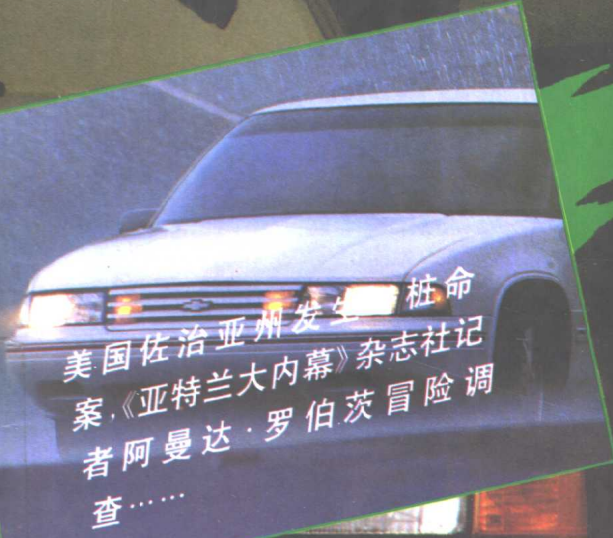
SHERRYL WOODS

新华出版社

〔美〕谢里尔·伍兹 著

罪恶的报应

阿曼达探案系列



命案
美国佐治亚州发生
案，《亚特兰大内幕》杂志社记
者阿曼达·罗伯茨冒险调
查……

阿曼达探案系列

罪恶的报应

(美)谢里尔·伍兹著

新 华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恶的报应/(美)伍兹著;雷君山,江曦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5.2

(阿曼达侦探系列)

ISBN 7-5011-2797-2

I. 罪… II. ①伍… ②雷… ③江…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6407 号

Copyright © 1994 by Sherryl Woods

Copyright ©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1995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rights arranged with Sherryl Woods through Romance
Consultants International, Inc.

中文版本专有出版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罪恶的报应

(美)谢里尔·伍兹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55,000 字
1995 年 5 月第一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2797-2/1·132 定价:10.50 元

罪恶的报应

佐治亚州参议院
院内发生的一桩自
杀案。是自杀吗？人
们议论纷纷。《亚特
兰大内幕》杂志社
记者阿曼达·罗伯
茨甘冒风险进行艰
难的调查。她穿越
重重阻力与迷雾，
终于查出真相。

墓地枪声

夜深人静，雾气笼罩着恐怖阴森的公共墓地。记者阿曼达正在与一个知情者谈一宗某银行向伊拉克进行非法武器交易案时，突然一声枪响，子弹击中了情报提供者，在此之后尸体也神秘地失踪了。

阿曼达不顾个人安危，进行深入的寻访和调查，终于真相大白。但是调查结果却远远超出她的预料，令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目录

墓地枪声	欧阳为 欧阳佩莉 译(1)
罪恶的报应	雷君山 江 曦 译(168)

墓 地 枪 声

第一章

阿曼达·罗伯茨的桌上摆了一串五彩的美味软糖，有酸橙的、葡萄的、桔子的、草莓的、香蕉的，还有巧克力的。她百无聊赖地看着它们。桌上有一个糖罐。这时她又伸手进去抓了一把，心不在焉地扔进嘴里一颗。是甘草的，她显出一脸沮丧。

“阿曼达，你真可怜，”编辑奥斯卡在“亚特兰大内幕”杂志社办公室的走廊上突然冲阿曼达嚷道，“这儿可不是你偷懒的地方！”

“承蒙抬举”，阿曼达一边嘟囔一句，一边穿过杂志社新闻室。已是中午，办公室空无一人。其他人或外出办事，或出去吃午饭了。阿曼达都没有兴致。要在平时，阿曼达能吐出一连串带刺的话来回敬她的上司。可今天，她却显得无心恋战。奥斯卡似乎想如平常一样来继续这场舌战。

“我听见你说什么了，”他回了一句，然后等着阿曼达更强有力的反击。她却没吭声。他懊恼地摇了摇头，只好作罢。走到办公室门口时，他作了个手势示意阿曼达进去。“到这儿来，坐下。”阿曼达拖着步子朝他办公室走去。他瞪着她差不多10秒钟，终于吼道：

“阿曼达，下星期不能这样下去了！”

阿曼达没有理会他那粗暴的语调中隐含着的紧迫感。她注意到奥斯卡为了坐到办公桌后的椅子上着实费了一番功

夫。他理了理头上仅存的几撮头发，透过架在鼻梁上的新配的眼镜，翻着眼睛瞪着她。接着，他猛地把眼镜拉了下来，显然很恼怒。他恨这眼镜，恨它所代表的有关年老体衰的一切事物。甚至连秃头也不及它令人厌恶。奥斯卡还厌恶和手下人谈话交心，这是他偶尔不得不做的事。不，不是一般的手下，主要是阿曼达。其他人对他从来不敢怠慢片刻。

“这样还要继续多久？”他终于问道。

“什么还要持续多久？”她满不在乎地说，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什么。整日守着电脑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不了几年，自己的视力就会变得和奥斯卡一样了。一想到这儿，她觉得可怕的将来已为时不远了。她脸色苍白地看着奥斯卡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你曾在我面前自诩为一个不错的记者，可依我看，你还差得远！自从取消了和唐奈利的婚礼后，你就一蹶不振。”

话虽然不错，却着实有点卑鄙，她显出一点愤慨。

“抱歉。可是我当时是在教堂里的，而他却不在。”

“很好的理由。”

“联邦调查局把我当作鹰爪，让我作他们的走卒，这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

“阿曼达，要知道他们破了一桩大案，而我们获得了全真的报道，而且是独家新闻。”

为了表示强调，奥斯卡拿着香烟冲她晃了几下。香烟没有点着，算是对她的特殊尊重。

“不，奥斯卡，”她耐着性子说。“是我破的这案子。为了拯救失踪的未婚夫，我几乎把半个佐治亚弄得天翻地覆。可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失踪。本来我是可以弄到这篇该死的报道，可没

有人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嗓门越来越大，不由得咽了口唾沫，然后平静地说：“我不想谈这件事。我和乔尔谈过他那值得怀疑的战术，可最后只要一提起那位诡秘的、偷偷摸摸的联邦调查局官员我就感到恶心。记住我的忠告，你自己去试试吧。”

她知道不能奢望奥斯卡真正放弃这件事。

他瞪着她。“阿曼达，你为什么不能原谅他呢？为什么不把该死的婚礼进行下去？那样就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完成了。是愚蠢的傲慢使你丧失了理智。”

这是一个典型男人的反应。即使是莱利·卡特也说过同样的话。卡特是杂志的主要摄影师，也是她在亚特兰大最好的朋友之一。

“如果唐奈利不是你的牌友兼最好的朋友，你就会知道答案的。”她告诉奥斯卡。她也曾对莱利讲过同样的话。这两个男人都未曾领会阿曼达话里的含意。

“我并没有在考虑唐奈利，”奥斯卡反驳说，“我在替你着想。你看看自己，简直是一团糟。你居然玩起软糖来了，真见鬼！好几个星期了，昔日阿曼达的威风已荡然无存。你甚至不愿和我争论，这本是你最感兴趣的消遣活动。你最近一次采访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最近一次在电脑上写东西又是什么时候的事了？难道我出钱雇你就是让你无所事事地坐在这儿生闷气吗？杂志出版商很快就会来问我们，可我拿不出东西来回答他。”

她无动于衷地看了他一眼，“那么，解雇我吧。”

这个要求在奥斯卡听来无异于让他放把火第二次把整个亚特兰大烧毁。

“不要开这种玩笑。”他说。

她毫无表情地耸了耸肩。虽然这是奥斯卡所说过的最动听的一句话。

“我不是在开玩笑，也许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受一点挫折，这样就有勇气离开这个鬼地方，真正为自己做点事。”

奥斯卡站了起来，声音因气愤而变得颤抖。

“小姐，亚特兰大可不是被上帝遗忘的鬼地方。你和唐奈利在一块的时候可不会说这种话。”

那是因为他暂时蒙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到这个地方的污点。很显然，他还对我隐瞒了其他一些事情。比如他相信不择手段。”

透过他的表情，阿曼达发现上司已越来越气急败坏，于是她停止了攻击。

“别着急，我不会让你为难的。我不干了。”

她还没来得及考虑就把话说出了口。这将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她将打好行李，把房子卖了，周末就回到纽约。她属于纽约。新闻界竞争很激烈，谁知道能不能在那儿找到一份新工作。但至少她可以回家了。在纽约，要害一个人都是正面进攻，而不会暗箭伤人，象唐奈利对她那样。

她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结果被奥斯卡挡住了去路。自从上次在节食过程中得到妻子的恩准奔向餐桌后，奥斯卡从来没有以像今天这样快的速度移动过。他的坚定态度加上他庞大的身躯对阿曼达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别太固执，小姐。”他说。

她退后一步，扬起一支胳膊警告说：“你别想让我改变主意！”

“我不会梦想让你有所改变。你要辞职，要甩手不干了。我却只知道你要放弃那个你一直想要得到的神秘的调查报道。它将使你获得普利策奖，在纽约你没有得到的普利策奖。”

然后他打开门，让开了道。阿曼达从他身边走了出去。走出10米，她停住了，尽可能显得淡漠地问道：“什么报道？”

“罪恶的行动，”他以同样轻描淡写的口吻回答道。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接着说道：“银行、外国政府、非法武器。如果感兴趣的话，跟我说。”

“在这儿？”她怀疑地问道，“在亚特兰大？”

“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想一定又有许多联邦调查人员掺和。跟上次意大利银行案一样。”

“也许是，也许不是。”

冷淡的语气，还有想抢在联邦调查人员之前的欲望把她吸引住了。她叹了口气，投降了。

“我要留下来先呆一段时间再说。”

奥斯卡圆圆的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微笑。没等阿曼达瞧见，他迅速收起笑容。她走回他的办公室，从桌上抓起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然后期待地看着奥斯卡，“给我细节！”她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激动之情涌上心头。

她等待着奥斯卡提供信息，这种渴望之情也许只有对性爱的渴求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和唐奈利做爱？不。她警告自己，这种想法太糟糕了！

“我们有个线索，细节得从他那儿获取。”奥斯卡说。

“他是谁？”

这位一向自信的编辑显得有些尴尬。他不安地把卷起的

袖子放下来，并且扣上袖扣。然后又找到他的眼镜，重新架到鼻梁上。接着他又把一份文件从桌子的一端推到另一端，一直躲避着阿曼达注视的眼睛。很显然，他对自己提供的信息毫无把握。幸亏是阿曼达，换另一个人，准会以为这是编辑先生早就编造的谎话。

“我也不太清楚。”

“什么？”

“大约一小时前一个家伙打来了电话。”

“他叫什么名字？”

“他当然有名字，只是他没告诉我。”他冲她嚷道。

“这个君腆的家伙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问我们有无兴趣报道今年的最大一件案子。很自然，我想起了你，并回答说有兴趣。”

“让我把事情弄清楚了。也就是说，我是在拿我的事业作赌注，凭借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可能或不可能提供的信息发表一篇或真或假的报道。看来我大概已经疯了。”

奥斯卡对她的敏捷反应很满意，“就这么回事。一个挑战，不是吗？”

“奥斯卡，跟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开这种玩笑实在是不明智。我输不起，我甚至想杀人。除了唐奈利之外，恐怕你也该上黑名单了。”

他抽出一张纸条说：“在没和那家伙见面前先别恐吓我。如果事情没成，你仍可以拿我去换取奖赏或别的什么。”

“我会的，”她一边说一边瞟了一眼奥斯卡写下的几乎难以辨认的几行字。等看清楚了地址，她忍不住暗自好笑。“你大概又在开玩笑。约会时间是半夜，地点是公墓。简直就是一

个闹剧。”

“地点不是我定的，阿曼达。是他在电话中约的。”

“你打算隐藏在那儿的灌木丛中吗？”

她天真地问：“需要我那样干吗？”

“我可不是说着玩的。你若不去，就派莱利或唐奈利去。”

“这次你是单独行动。”他态度极虔诚。

对处在她这样的婚姻状态的女人来说，这话说得不妥当。
“还有什么新鲜事？”她嘟囔了一句，走出办公室，剩下奥斯卡在那儿暗自得意。因为他成功地把阿曼达从萎靡不振中解救出来。

阿曼达很清楚奥斯卡编造这个故事的真正企图是什么。而且到半夜时她更能确定这一点，那时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以奥斯卡欺骗了她为理由来压制他。

尽管对奥斯卡所说的事情抱有怀疑。午夜时分阿曼达还是负责地，而不是基于热情，准时赴约了。这个雾气笼罩着的公共墓地被称作灵魂安息的花园。整个墓地死一般寂静。光秃秃的古树张牙舞爪地伸着形状怪异的枝干，更增添了恐怖阴森的气氛。但即使这时亚当一家从坟墓中冒出来，跳起诡秘的舞蹈，阿曼达也不会被吓着的。

根据奥斯卡的指示，她把车开到了离公路很远的一个山头。停了车，她打开电筒开始寻找 100 米开外的接头地点。突然传来的猫头鹰的一声惨叫使她全身打了个冷战。

正如奥斯卡所描述的，她眼前出现了豪威尔家族的坟冢，墓的顶部有一个石雕的天使，入口的两旁也各有一个小天使。墓周围的菊花已经凋谢了，呈现出枯黄色。显然，豪威尔家族的后代们不愿浪费时间来祭奠祖先。瞧起来似乎他们感恩节

时来过这儿——不过是去年的感恩节。

阿曼达绕着坟堆慢慢走着，透过厚厚的晨雾，她吃力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到处都是死气沉沉的，看不到生命的迹象。阿曼达倚靠着小天使，手指拨弄着口袋里的录音机，脑子里却在想，如果没人来，她至少可以打一份新的辞职报告，在回纽约的路上寄给奥斯卡。她本不该离开纽约的。

此刻，那种熟悉的孤独感又重新回到她身边，而且更加强烈。几年前她丈夫在他们到达佐治亚的几个星期后就把她给抛弃了。那种被遗弃后的孤独似乎比现在还好受一点。迈克·罗伯茨为了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女学生而背叛了她，这使她感到更多的是气愤而不是伤心与孤独。真正使她伤害得更深的是唐奈利的背叛。他骗取了她全部的信任，攻破了她在迈克之后的全部设防，最后却欺骗了她。她虽仍爱着他，但也许再也不会原谅他。

一阵微弱的沙沙声打破了她的思绪。

“是罗伯茨女士吗？”一个男人的声音透过浓雾传进了她的耳朵。听声音他好象很年轻，但显得很焦急。这并不奇怪。

“是我，你在哪儿？”她问道。

“你没有必要看见我，你只需要听我要讲的话。”

“除非我知道我的消息来源是可靠的，否则我不会仓促进行调查。”

“我不想听这些，”他狡黠地说。“在亚特兰大报界我独独挑中了你，你想过是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是你选中的我。你是给我老板打的电话。”

“我给你打了，接线员说你不接电话。”

阿曼达的眼珠转了几下。她想起了这事。自从那天阿曼

达和一个主要的广告商发生争论以后，友善的接线员珍妮·李·麦克恩就没有让一个电话直接打到她那儿。

“我们既然都在这儿，”她说“告诉我是什么事？”

“现在我们正对伊拉克实行贸易禁运，对吗？实际上我们又一次和他们交战了。”

“不错。”

“如果我告诉你一家外国银行正利用其国家银行亚特兰大支行向伊拉克提供他们需要的任何武器，你认为怎么样？”

“这不是什么新闻。此案已受到法庭的审理了。”

“不，不是指那些意大利人，”他有些不耐烦了，“是另外一件事，另外一家银行。”

“我需要证据，”阿曼达说。一想到这篇报道有可能成为世界关注的头条消息，她开始感到热血沸腾。

“什么银行？是哪个国家？谁是幕后人？我需要所有有关的资料。你能提供吗？”

“可以，”他说，“我在那儿工作。几个月前我对几宗交易产生了怀疑。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收集证据。我没弄到全部的细节，但我想已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都带来了吗？”

“我带了足够的东西来证明——”

“砰！”不远处传来一声轻响，那人的话被打断了。是枪声！阿曼达的心砰砰直跳。接着是一个人重重的坠地声。枪声虽不大，看来足已结束他的生命。周围又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真见鬼！”她低声骂了一句，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她把后背紧紧贴在墓边上。阿曼达真后悔没有把放在厨房抽屉里的那支手枪带来。她也不可能用录音机作武器。怎么办呢？向

凶手提出采访要求把他吓个半死？阿曼达的脑子在飞速地转着。

她试图听听有无别的动静，却什么也没听见。连那个凶手离开时应发出的沙沙的脚步声也没有。

当她确信周围已没有危险时，便小心翼翼地绕过坟堆向刚才发话的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打开手电筒在地上来回扫动。刚刚走出不到 30 呎，就发现黑乎乎的一具尸体仰面躺在墓碑上，两手叉开，头歪在一边。

尽管知道没什么用处，她还是摸了一下那人的脉搏。看来早已气绝身亡了。于是，她俯下身子仔细察看那具尸体。

这是个年轻人，绝不会超过 30 岁，脸上布满惊讶的表情。阿曼达不觉心里一阵悲哀。这人穿着一条仔裤，上面是开领的马球衬衫，脚上穿着运动鞋，外面套着一件亚麻夹克。典型的雅皮士打扮，但仍看不出他的具体身份。

阿曼达极不情愿地伸手拍了拍他的口袋，想找找有没有皮夹子。没有。也许他没带在身上，也许那个凶手已在她之前拿走了，如果他真的带了什么证据，恐怕也丢失了。不过，他手腕上的一块昂贵金表却没被拿走，这说明凶手不是谋财害命。

阿曼达感到累极了。她来这儿什么也没得到，只知道这人的确要向她泄露一个秘密，并因此而送了命。

要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的强烈愿望促使她开始酝酿自己的调查计划。回到车中，阿曼达用电话向警察局报了案。她想留在那儿作为目击证人等待警察的到来，然后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找到死者曾工作过的银行。也许她甚至可以想办法潜入银行，弄清内幕。很明显，那家银行现在已开业了。只是阿曼达对银行的业务几乎一窍不通。平时连平衡自己的支票簿